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前傳
第十六回 金文學情急叫蒼天 山東馬慷慨施大義

詩曰：有有無無且耐煩，勞勞碌碌幾時間？人心曲曲灣灣水，世世重重疊疊山。

古古今今多變改，善善惡惡有循環。

將將就就隨時過，苦苦甜甜過眼完。

這一首野詞，說的是人生在世，為名利為兒女，苦苦用心機，雖然良田千頃，尚嫌不夠；蓋下大廈千間，猶然不足。豈不知三寸氣在千般用，一旦無常萬事休。知時務的，隨緣度日，過此一生也就是了。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

方才自正東來了一個年邁的老頭兒，在那裡說：「借光，朋友，你瞧見我的驢來沒有？」山東馬說：「我在這裡還要問你瞧見了我的馬來沒有，你怎麼就會丟了驢哪？」那個老頭兒說：「你不知道，聽我說吧。我們街坊有一個大黑驢，永遠不叫人騎，我今天去跟他們借驢去了，他們家裡人說：『這個驢要是叫人騎上，順天順理快著呢；要不叫人騎，他又是一個叫驢，你硬騎上他，他就鬧。』我也不信，叫人家給我牽上了，我說：『我偏要騎定了，你們瞧著吧。』方騎上出了村兒，前面一個山溝，我又給了他一鞭子，他就跑下來了。裡面來了一個草車，這驢一見，把頭一搖，後腿一抬，將我扔下來了。我把人家趕草車的抓住了，不饒人家，叫人家給我找驢。人家說我不說理，山溝是窄，人家是車，我理應讓人家才是。因此我來訪問訪問你，見著了沒有？」山東馬說：「沒有瞧見。對了！與我是一個樣，我的馬也是照你一個樣，是黑的，你瞧見了沒有？」那老翁說：「我方才在那邊見了一匹馬，我怕有人找，我就拴在南邊那個樹林內樹上了。」山東馬說：「勞駕，那就是我的。罷了，我去先拉馬去，你去找你的驢去。」那個老翁說：「好，回頭再見。」

成龍聽他說話兒奇巧，仔細上下一看，他身高七尺，黑面白鬚子，白剪子股小辮；白綿綢褲褂，青洋綢單套褲，白襪子，青緞子十更緞白靴，手內拿著青綢大衫；長眉大眼，相貌不俗。二人拱手作別，到南邊有一里遠林子內，果然拴著他那匹黑馬。山東馬一瞧，心中甚喜，將褥套搭在馬上，也不敢打他了，也不敢騎了，慢慢的隨他走。

天也有日色將落之時，前面黑暗暗、霧潮潮，彷彿一座鎮店。即至臨近，果然是一座鎮店。南北大街，路東路西，皆有客店。此時成龍總要找清靜店才好。只見路西有一座大門，半掩半開，裡面有一人說話，都沒有勁兒了，說：「住店哪？裡邊坐著。」成龍說：「你這店裡有多少房屋？有多少住客？住一天多少錢？」小伙計回說：「有二三十間房子，也沒有一個人住。你老要住，瞧著給錢就是了。」山東馬進店一瞧，路南裡的馬棚，北上房五間，西上房五間，大概西邊還有後院。見這個小二年約三十歲，面黃帶病的樣式，身穿舊破小夾襖、舊單褲一條，兩隻舊鞋襪，將馬接過去拴上、把褥套給成龍送上房屋裡去，說：「老爺，你來吧，這屋內住吧。」馬爺一進北上房，是一明兩暗，在東裡屋是兩間明著。北邊有一張八仙桌兒，南邊靠窗戶是條炕，炕上有一個六仙桌兒。北牆上掛著一個八大山人畫的山水人物，一邊一條對子，上寫：書有未曾經我讀，事無不可對人言。款落的是王漁洋寫的。地下桌上點著一盞不亮的油燈。小二將褥套放在炕上，說：「老爺吃什麼飯？」成龍說：「你們這裡賣什麼吃的？」小二說：「外邊現有飯館子，隨便皆可。」山東馬說：「你們這樣大個店，怎麼會沒有廚房？」小二說：「我們此時買賣已為關閉，不做了，因為實在沒錢吃飯，方才留住宿客人。」成龍說：「你會做飯不會？」小二說：「我姓韓，行三，當初這店開著之時，我就在灶上。要說是做點菜蔬，不敢說會，整桌酒席、應時小賣，俱都能做。」成龍從腰中取出白銀一錠，約有四兩有餘，交與韓三說：「此銀你拿去辦理菜飯，連你們店中諸人也都夠了。」韓三出了上房，叫：「劉四兄弟，別睡覺了，快些起來買菜去吧，前頭就是咱們兩個人了。」只聽得西屋裡有人答應，拿著菜筐兒買菜去了。少時，只見買了一斤蠟來，先給成龍把上房的油燈換上，隨後將店門也關上了。在上房的東邊，有兩間東廂房，是廚房。將燈點上，炭火籠著，只聽刀勺齊響。

成龍在上房等候多時，老不見菜來，又想酒喝，自己站起身來，出了上房，聽見東廚房有人唉聲歎氣。成龍站在窗戶以外，將窗紙舔破，望裡一瞧：爐中火甚旺，放著一個大銅鍋，旁邊桌上有一個托盤，裡面放著四碟兩碗，上面俱用碟碗蓋好。又見韓三與一個穿藍布褲褂三十多歲的吃酒，大概此人必是劉四了。

正看之際，不覺失聲說：「我花錢的還沒有喝酒，那不花錢的倒先喝上了。」裡邊說：「老爺，你先不要生氣！我們怕你嘴急，將菜做好，還沒有望上端，面鍋開了再一同端上去。」成龍說：「我等不得了，先給我溫酒吧！」小二說：「老爺先請回去，隨後就到。」成龍回轉上房，少時酒菜俱來。成龍自己獨坐吃酒，十分無聊，對孤燈一盞，思想舊日之事，正是：寒燈思舊事，斷雁驚愁眠。

「想我馬成龍，自幼兒家業凋零，被困保府之時，已不想有今日。雖得有功名，尚未能遂俺英雄之志。」正在喝酒思想之際，忽聽外邊有叩門之聲，有韓三答話說：「兄弟，你回來了？我給你開門去。」

少時，聽見院中有腳步之聲，成龍隔窗一望，見外面月色甚亮，有一少年男子，年約二十多歲，身穿兩截羅汗衫，白襪雲履；白面目，眼似春星，兩眉斜飛入鬢，唉聲歎氣，愁眉不展，步步必搖，若似乎胸藏二西言言者也，恐未能學富五車。成龍也不在意，回頭還是吃酒，喝了幾盅悶酒，叫小二端面。少時，小二將面、鹵俱皆端在桌上。

成龍將面拌好，方才要吃，只聽得西後院說道：「蒼天啊，蒼天！不睜眼的神佛，無耳目的天地！再想不到我夫婦二人落到這般光景。」山東馬把筷子望桌一放，面也不吃了，喊叫韓三。小二過來說：「老爺，你叫我作什麼？」成龍說：「我方要吃飯，外面嚷的是什麼？」小二說：「我說他一聲，不叫他嚷蒼天就是了。」說罷出去，站在台階之上，望西院說：「大兄弟，有什麼事明天再說，別嚷蒼天了，人家住店的嫌煩。」回身說：「我把面再給你罩罩吧？」成龍說：「不用，我吃這個行了。」